

藏书家

第2辑

藏书家

齐鲁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藏书家. 第2辑/齐鲁书社编. —济南: 齐鲁书社, 2000. 6
ISBN 7-5333-0872-7

I. 藏... II. 齐... III. 藏书-文集 IV. G25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9367 号

藏书家·第2辑

本 社 编

出版发行 齐 鲁 书 社
社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5.25
字 数 110 千
版 次 200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4000
标准书号 ISBN 7-5333-0872-7/Z·106

定价: 8.00 元

金遷石室系屬數萬
民百雅士心多收花五
通信息補短取長書
社更素善集其囊
笑與多年元旦再筆大吉為
花書家形

桓元於大連

姓字猶聞書卷香
貞珉觸手意悽涼
海源祕籍久星散
室對冷紅詒弄藏

己卯秋 山東省圖書館出示海源閣藏書印數方
口占一絕錄存藏書家 庚辰二月 梁清



目 录

友情题辞	于植元	梁 修
藏书忆往		
1	黄 裳	断简零篇室摭忆
7	于植元	我的日文藏书
书林一叶		
12	姜德明	学运小书十种
19	黄 裳	来燕榭书跋(续)
雪泥鸿爪		
23	张景枳	济南书肆记
39	刘玉才	朱彝尊与曝书亭
45	沙嘉孙	风雅嗜古的刘燕庭
51	江庆柏	赵烈文与天放楼藏书
书海披沙		
59	韦明铎	扬州淘书记
66	止 水	西安访书记
76	罗 岗	香港读书记
80	辛德勇	天南访书记

版本谈故

- 90 黄永年 王士禛跋藏《左氏传说》及其他
- 100 朱金顺 搜集新文学初版本的乐趣
- 108 谢其章 静向窗前阅《古今》
- 115 范景中 “借书还书”与抄书
——兼谈《此君轩漫笔》

书市漫步

- 121 任中奇 古书价格漫谈

学人新语

- 131 来新夏 启元白先生论学书

藏家写真

- 139 贾二强 共续藏书纪事诗
——漫记黄永年先生的访书藏书

新著快读

- 146 杜泽逊 四库存目标注(《读书敏求记》条)
- 152 徐 雁 中国藏书史书话三题
- 163 编后记

断简零篇室抚忆

黄 裳

我的买旧书，是从收残本开始的。一直乐此不疲，至今架上所存，残本多于全本。这恐怕不是正统藏书家所能理解的。那原因说起来也平常，一是限于力，再就是缺乏鉴定的眼光。而又书癖日深，凡有所见，只要力所能及，总想弄到手才舒服。因此上当受骗总是免不了的。这就是买旧书付学费的阶段，是难于跨越的必经之路。

我入手的第一种旧书，是七册《四印斋所刻词》。那是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从劝业场的书摊上买得的。劝业场里有几家北京琉璃厂书店的分号，如藻玉堂等。明窗净几，满壁琳琅，我曾大胆地走进去过，看到吴伯宛所刻的翻旧刻《双照楼所刻词》，还是罗纹纸的初印本，漂亮极了。不敢问价，不好意思的退出来。就在转角的书摊上看见了这部《四印斋所刻词》，虽然不过是光绪刻本，可是初印精善，立即付了三块银元买下了。这在一个中学生说来，也可以算得“豪举”。回到宿舍里细看，才知道这并非全书，《稼轩词》只存其半，五十年后才得补全。其实这也不好说是残书，是王鹏运随刻随印的初印本，册首还有小珠玉词人“辛卯杪秋得于凤城，幼遐侍御持赠”的题记。

移居上海以后，在我家左近的徐家汇街上，有一家旧纸铺，主人姓唐，南汇人。他是经营旧纸的，店里铺天盖地都是旧报纸杂志，还有零碎的法文英文书。时在“八一三”抗战之初，街口就是封锁线，每天有多少逃难者进入，身边杂物就随手处理掉了，书报杂志都归了这家旧纸铺，当时想配齐一套《文学》、《中流》、《作家》……绝不是难事。我就配齐过全部沈雁冰接编后的《小说月报》。这家店里很少线装书，不过我也在这里买到过不全本汲古阁刻的《剑南诗稿》和万历白棉纸本的《六代小舞谱》，这是我收藏旧本的开始。当时曾取过一个斋名，“断简零篇室”，就是说明自己每天以戈戈的点心钱只能买些残本的意思。

在徐汇唐氏肆中所得的残本好书还有元刻残本《文章正宗》，皮纸精印。其中选有杜诗不少，后来捐赠成都杜甫草堂了。又买得崇祯刻《梦林玄解》一叠，从衬纸中抽得康熙精刻本《半园倡和诗》一册，都是很有意思的。

1949年冬，去香港转赴北京，一路上也到书肆看看，记得在南昌市上，曾见康熙刻《棟亭集》和抄本《许鸿磐集》，未能谐价。香港没有书。转道天津，曾在东门里的铺子里买得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是用琉球纸精印本，前有阮元手题。又刘喜海抄本《河东集》。到北京后，一头扎进琉璃厂和隆福寺就出不来了。其间所买也以残本为多。

最有趣的是在琉璃厂得到一册抄本《痴婆子传》，是书铺徒弟用旧本影抄的假古董。到清华园去看钱锺书，闲谈中提到，锺书听了大笑。几天后他进城回访，出一笺相示，录一联断句云，“遍求善本痴婆子，难得佳人甜姐儿”，说“幸恕其唐突而赏其混成”，真是语妙天下。

来薰阁铺子里架上摆满了各种本子的《金瓶梅》，这我不感兴趣。问陈济川可有残书可看，他就引我到后进去，这里真是满坑满谷的残书，都是奇零小册和待配的残卷。我选得嘉靖刻《宋文鉴》一叠，棉纸大册精印，有会稽钮氏世学楼藏书大印。每册有莫友芝题名，是见于所著经眼录的得于皖口行营的本子，本来就是残书。原来想配全旧有李南涧旧藏的一本，不料还是配不成。

又抽得正统刻《诗林广记》一厚册，黑口，用纸系极薄但坚韧异常的皮纸，是明初宁夏刻本。《广记》有元刊明刊本不少，俱常见，只此罕传，疑是天一阁故物。存后集卷六之十。又嘉靖重庆府刻《蓝关记》，系记韩湘子事者。

最有意思的是一册《平海图》，崇祯刻本。书已被鼠啮去下半。附图精绝。这是一册剿平海盗的纪功之作。大似连环画，凡海战、阅兵、商略机宜、枭斩盗犯、收船散众等俱一一写出，有人物多至数十百人者，而纤细精微，刻工又足以副之，是晚明板画极精之作。后见王重民记美国国会图书馆有木活字本《壬午平海记》二卷，程峒撰。即是此书。首册因残蚀过半，遂为估人截留，未随全书俱去。后于吴下文学山房以重直得《平海图》残叶二番，乃得见其中全貌，遂损旧装重订之，也算得是巧遇了。

隆福寺修绠堂孙氏，颇有旧书。此次所得有残本弘治刻《梦溪笔谈》一册，黑口精印。传本极稀。只见群碧楼旧藏一全本，今归上海图书馆。修绠堂得到李木斋木犀轩藏书原印数方，随意钤于所得旧本之上。印虽真但书非李氏旧物。又有季振宜伪印，亦随手钤之，这是一种恶作剧，书册有此，有如美人黔面，也算得书卷一劫。同时所收还有旧抄《九灵山房集》，存三册，是鲍以文

校本。买回后重装,见每卷卷尾都有以文校书记事,精妙可爱。后来曾见乾隆知不足斋刻大册《九灵山房集》,即以此为底本。

在修绠堂还得到过一册鲍校《东山词》,是张葱玉故物。此书宋刻残卷今在北京图书馆,取校鲍以文本,知即从残宋本出。古书流传端绪,历历可见,最是妙事。

隆福寺三槐堂,是一家老店。我在此店得《诗人玉屑》,是明翻宋刻本,只存一至十六卷,明人包背原装,题元亨利贞字样,可知前人亦不弃丛残,珍重收储。仿佛找到几百年前收藏残本的同志,格外觉得可喜。

五十年代初,宝礼堂藏书从香港归来,徐伯郊在自宅中布置了一个小型展览会,邀友人参观。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宋建刻周美成集竟有两本,纸墨晶莹,夺人目睛。赵斐云(万里)正在身边,用臂肘推推我去看另一部宋板书,这是绍定严陵郡斋刻的《钜鹿东观集》十卷,却是残书,其卷四之六配的是元人补钞,写手精极,雅韵欲流,斐云小声对我说,“这种抄配岂不比全本更妙。”彼此相视而笑。这是狂论也是怪话,我懂得他的意思,是真正爱书人的心里话,也是对残卷大胆的肯定。

斐云是当代著名版本学者,眼力、见闻都是第一流的。过沪时每过我家观书,遇未见之书,必取怀中小册,笔录行款、序跋以去,其好学如此。我曾无意中于萃古斋检得残本一册,是海盐姚叔祥旧物。大字写刻,薄棉纸精印,前失序目,不知书名,只知为明初藩府刻本而已。斐云一见即曰,此洪武原刊《太和正音谱》也。此书久佚,汪闳源曾有影抄本,后归八千卷楼,曾影入《涵芬楼秘笈》。取视果然。斐云这种眼力学养,是不能不使人佩服的。

上海四马路有传薪书店,主人徐绍樵。我从这家店里买残

本至多。绍樵对手中的残书总是说头本在郑先生(西谛)那里或书主家还有旧书一屋,残本必尚在,不难配全。可是开出的支票到底也不能兑现。我也不以为意,残卷又有什么不好。从绍樵手中所得残本有两种值得一说。其一是淮阴张致中的《符山堂诗》,存二册。绍樵说馀卷在郑公处,不知信否。书是致中子张弨手书上板的,极工整的颜体楷书,世人只知他所刻的顾炎武《音学五书》,而不知有此。卷中遇钟陵、皇祖处都空一格,可知是明清之交墨板。撰《茶馀客话》的阮葵生是张氏乡人,也未能见,甚可珍重。

另一种是王符的《潜夫论》,大册,刊印极精。卷尚书名下但标王符二字,与传说冯研祥所藏金刻正同。传世只有述古堂钱氏影宋抄本,取校此书,一一俱合。曾给徐森玉先生看过,他极赞此本之佳,定为元刻。卷前护叶用红筋罗纹旧笺,有金氏凝香室和焦里堂藏印。书出淮上是可信的。但藏书人尚有书一屋未出,馀卷尚在,则多半是绍樵信口宣传而已。

解放初期,上海、杭州、苏州市上出现残本极多,大部头的明抄本如《册府元龟》、《太平御览》、《说郛》等,多半是棉纸蓝格黑格写本,亦有出于天一阁、世学楼的。但卷帙浩繁,藏书无地,没有法子多收。而且其中多有明人恶钞,写手粗劣,不堪藏弃。我只留下了半部《通典》,却是精写本,工楷细如毛发,宛如佳帖。有大德王虎跋。知从元本出,世无著录,可为《通典》异本之一。

明刻版画,则得于吴下者为多。虽多残卷,价殊不廉。如《人镜阳秋》初印本,估人从洞庭东山收得,凡三次,俱以见售,仍缺数卷。这是可遇不可求的东西,不能以完缺定取舍的。

《广川画跋》,嘉靖刻,也只存一二两卷,得于苏州。可珍重

的是曾为冯梦祯快雪堂所藏，钤有四印，俱绝精。不见此不能知明人治印本领，绝非《学山堂印谱》之类所可范围。

我的广收明刻残本，曾为故友汪曾祺所笑。不过将沦于还魂纸炉的残零故籍，于千百中救其一二，也不是没有意义的事。还有一种副产品，就是于残本中各取一叶，集成书影，自宋元起都数百叶，俨然一部名实相符的“留真谱”，暇日展观，也是极有益有趣的。

这样无休止无限制的买书，远远超越了我的经济能力，不能不时时陷于困窘之中。徐森玉丈曾给我写过一纸条幅，写的是吕岩诗，记得末两句是，“白酒酿成因好客，黄金散尽为收书”。借仙人的话相劝，老人的拳拳的心使我铭感的。

1957年冬，来青阁收得徐姚谢光甫遗书一批。我昏夜往观，在二百余种旧本中，只选得一部残本。这是崇祯中茅元仪辑刻的《江村简寄》四卷，佚去卷二。鹿善继世居定兴江村，他是东林中人，与左光斗、周顺昌、魏大中交往密切，三人死瑄祸，三氏子弟皆主善继家，一时义声动天下。崇祯九年清兵攻定兴，善继殉国。茅元仪取善继所藏友朋书札，辑而刻之。是为《江村简寄》。三卷中存四十六人札，世所习知者不过二十人。诸札皆及时政边事，是晚明史的绝佳素材。前有范景文、孙奇逢、茅元仪三序。书当刻于甲申前五六年。一望可知是汲古阁刻本。卷前有朱文小长印，文曰“三年北上东西岳，独马全游内外边”，止生印也。此后我就基本不再买书，阅肆十年，最后所得仍是残卷，看来我对断简零篇的缘分，是始终如一、始终不替的了。

1999年12月18日

我的日文藏书

于植元

我的日文藏书达万册以上，全为日本友人的捐赠。这期间，有着在国内外被人传诵的故事，不妨略为叙述。

近二十年来，我应邀出访日本近六十次，出访的内容为：讲学、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书法交流以及其它有关友好事宜。我所接触和结识的朋友很多，包括各个阶层的代表人物，诸如首相、议长、大臣、省市长官、高僧、艺术家、学者、企业家和平民。和十三位首相有文字之交，而关系较好的当推两个人，一是已故老首相福田赳夫，一是前首相竹下登。这里着重讲的是竹下登以及他赠给我四吨日文原版图书的故事。

竹下是一位著名的友好人士，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在任大藏大臣期间，曾通过日中长期友好研究会向我求字，我给他写了郑板桥题画竹的诗，他非常高兴，并派人表示感谢。1986年夏天，日本前参议院议长木村睦男先生和我是旧交，他来访时随员中有一位中川孝三郎，他的父亲是竹下登读大学时的旧友，竹下又曾是他的英文教师，他当时任日中长期友好研究会的事务局长，前次替竹下求字也是他经手办理。此次他极为郑重地对我说：“竹下先生准备明年参加首相竞选，他希

望您能给他写一幅预祝胜利的中堂。他有个要求：一，把‘竹下’二字嵌上，因为这是他的姓氏；二，把他的名字也一起嵌上，这个‘登’字与姓氏连在一起；三是龙年（1988）上台；四是用一句话表达这几重意思。”我当即写了“能从竹下登龙门”七个大字的一幅中堂，由他带回东京。第二年夏天，我从九州地区到东京，中川先生陪同我到竹下事务所将这幅用百万日币裱好的大中堂当面交给竹下的贴身秘书。就在这年的11月一个深夜，东京打来长途电话，说竹下登刚刚就任日本首相，希望我能写首诗和一封贺信。我把诗和贺信寄去后，12月4日晚上8点，竹下登谢绝了来访和会见，专门接见送我的礼品的代表：一是他早稻田大学的同班同学小藤清己，另一个是中川孝三郎。12月31日，此二人特从东京赶来，送来竹下登的谢礼，并表示有大批日文图书将要专机运到大连赠给我。不久，四吨重的日文原版图书正式运到。体积太大，我无处存放，只得借用学院的空闲房间。这期间书多



次被迫搬移，丢失了不少，我只能焦急不安而毫无办法。后来，有一个办日语学校的领导商议要借用这批图书，我觉得能够发挥作用，总比放置无用要好些，我让他们搬去好好保管和使用。不料他们辜负了我的好意，非但不曾很好利用，反而又丢失了一部分。谁能想到，我这些图书竟成为意想不到的负担。我曾经想过，我必须为这四吨书找一个可以长期存放、充分发挥作用的地方。我自己的住处虽不算太小，但已有我和夫人两人的专业用书达三千册以上。这仅是上架的数目，而大批成捆成箱的书都找缝插针，塞在许多角落。如果我有一定的财力，我会另买专室，建一个小型图书馆，但这个奢想大概终生难偿；我也曾设想捐给学校的图书馆，但我的学校的图书馆的名字，已被一个海外人花钱买去，成为以他个人姓名命名的图书馆，它已不适合存放我这批图书……。



这时候,我想到“威海于植元书法艺术联谊会”,这是我的故乡一批热心人建成的民间组织,他们有专人主持日常工作,他们用巨资出版了我的书法作品集,并请许多海内外知名人士举行了一个隆重的首发式,他们办了学校并着手派出留学生……。事业正在发展,我应当把这批书捐赠给他们。就这样,我下了决心,他们派专人将这批书运到威海。从重量看,因为竹下登赠我图书时,实际重量超过四吨,所以,虽然丢失了将近三千册之多,现在还保有四吨左右。只是册数只剩下 8724 册。初步略作分类,按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分为三大部分,涉及 22 个科目,包括:政治、历史、党派、宗教、地理、天文、气象、农林、水利、畜牧、经济、外交、军事、法律、教育、文学、艺术、建筑、物理、化学、医学、生物学等。其中三分之一是昭和十四年(1939)以前出版。这些书,初步按分类上架,辟专馆存放,称为“于植元日文藏书部”,向社会开放,供各界借阅参考。

威海市领导对赠书一事极为重视,1999 年 8 月 1 日,在威海举行一个赠书仪式,由司法部门予以公证,并同时开放,至今运行良好。

大概因为我出访日本次数较多,交往较广,而日本朋友赠给我的图书也连绵不已,小批量的就不多说了,除上述的一次达四吨以上者外,尚有几次也值得一提。比如开始时提到的日中长期友好研究会,他们在 1986 年即曾一次赠给我新版的日本小学教材三千馀本。除不赠历史教材外,其余各科皆备。我把这些图书分赠给有关学校、教育主管部门和研究部门,供他们参考研究。又如田中内阁时的参议院议长木村睦男先生,也曾将他的自传《春来秋逝》上下两卷赠给我五十部。这位多年来从事中日

友好事业的学者型老政治家，他的自传贯穿了近六十年来的日本历史，以及他本人和中国的密切关系，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我对他的这些赠书以极为慎重的方式予以处理。我刻了一方“木村睦男赠书”的专用章，每部书加盖此一印章后，我题上受委托赠送字样，分赠给国内各大图书馆，并请他们在我提供的接受函上签字为证，再请他们直接寄信给作者表示感谢。在半年之内，将此事处理完毕。我为什么对木村睦男先生的委托如此重视？当然有一定的因由。此人幼时家贫，弟兄六七人，几乎难以维持家计。哥哥到大连打工谋生，将他带到大连，在当时伏见台小学读书。别同学中午有人将面包牛奶送到学校，而他却必须快跑回家吃一口冷饭。他说：“是当时的中国人帮我养大，所以我有两个故乡。”直到七八十岁以后的暮年，常常对家人说：“我得回去看看！”这里所说的“回去”即指到大连。他作过交通大臣，对日本的铁路建设有历史性贡献；在田中内阁时，他努力劝说田中首相早日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有人阻拦说，一旦邦交正常化，日本在许多方面多出一个竞争对手。他回答说：“多一个竞争对手是好事，可以互相促进，……”可以说，中日邦交正常化木村先生是与有力焉。他任参议院议长时，曾在北戴河会见邓小平同志，一起讨论过一国两制的问题。所以，他委托我的事，我愿意认真做好。他已是将近九十高龄的耆宿，和我多年来保持着友好往来。